

在秋日里启程

刘奔海

又到了一年的秋天,焦灼的太阳一天天和,混沌的天空一天天明朗,天地万物都似乎静了下来,人们一下子感到了透彻心扉的清凉。

一年四季中,春天到夏天,秋天到冬天,一个日渐炎热,一个一天天地严寒,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像一个递进式;而冬天到春天,夏天到秋天,寒到极点又开始转暖,热到极点又开始变寒,却是一个转折的过程,像一个转折式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,春天是一个新的开始,春光明媚,花枝招展,整个世界都是那样的新鲜和秀美。到了夏天,大地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,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力量!你看那桃树,杏树,卸去了粉妆红颜,换上一身绿装;那一颗颗青涩的果实,在五月明媚的阳光下,一天天长大成熟;那一排排挺立的白杨,枝叶一律向上,在蓝天白云下奋力地抽枝生长;走进田间,那挑着七八片嫩叶的棉苗,那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,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。这时,它们已不在春风细雨中潜滋漫长,而是在暑气的蒸腾下,昂扬勃发!终于到了秋天,开始收获甜蜜和幸福。这是一段多么幸福快乐的时光啊!可收获过后,便是满眼残败的枝叶,秋风一起,树叶便哗哗地飘落,落叶总让人感到凄凉,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。秋天的雨也下得如泣如诉,“雨打芭蕉”更能让人感受到秋雨的凄凄。

每一场秋雨过后,便是一天深似一天的肃寒。可春天是新的开始,秋天也是一种新的开始。对于青春年少的莘莘学子,秋天是一个新学年的开始,升入新的年级,进入新的学校,面对新的老师,这是一个满眼都是新奇、满心都是欣喜的学习之旅。少年不识愁滋味,谁还有闲情静立在秋天

里,面对着那一片片枯萎飘落的秋叶感怀悲戚?童年,少年,青年,转眼就是个中年人,中年便到了人生的秋季,这是一个转折点,之前都是一路向前,之后便是日渐衰老,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冬季。

中年应该到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,艰苦的付出终有了收获,不屈的追求终于如愿以偿,可我们往往会在满足和得意中一天天衰减着生活的激情,变得空虚和迷茫。中年是最容易悲秋的季节,人生之秋与季节之秋叠加起来,种种的凄凉便有一股脑儿涌上心头。

草枯了明年可以再绿,叶落了明年可以再生,花谢了明年可以再开。“草不谢荣于春风,木不怨落于秋天。”秋天里,万木开始删减它所有的浮华,一切归零,为了明年的蓬勃生机蓄势待发!难道我们却要在对自然的悲感中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冬

凉?我们何不在秋天再次开始一段旅程,一次更高层次上的开始,为了人生的再一次辉煌!这段旅程也必将是一段别样的旅程:秋风瑟瑟,更能洗濯我们凡俗的心灵;寒风刺骨,更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,激发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!经历了人生的沧桑沉浮,饱尝了人世的人情冷暖,我们早已变得恬淡和宁静,走得更加成熟和稳重。

其实,在这段旅程中,我们也并不会感到寂寞和孤单,因为还有笑对寒霜的野菊、傲视冰雪的腊梅与我们为伴。

季?我们何不在秋天再次开始一段旅程,一次更高层次上的开始,为了人生的再一次辉煌!这段旅程也必将是一段别样的旅程:秋风瑟瑟,更能洗濯我们凡俗的心灵;寒风刺骨,更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,激发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!经历了人生的沧桑沉浮,饱尝了人世的人情冷暖,我们早已变得恬淡和宁静,走得更加成熟和稳重。

其实,在这段旅程中,我们也并不会感到寂寞和孤单,因为还有笑对寒霜的野菊、傲视冰雪的腊梅与我们为伴。



种眼镜

于延法

夏天的某个中午,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,我汗流浹背地回到家里,想到洗澡间冲个凉水澡,拧开开关,却毫无动静,原来呀,是我头天用完水忘了给太阳能供水。于是我便匆匆地启动电机抽水,然而抽水电机却丝毫没有反应。

我就找来电笔和开口螺丝刀,检查电机插头是否有电,检查结果正常。我便又尝试着拨动电机与泵体的动力传输杆,传输杆纹丝不动。我立即用螺丝刀卸泵体的壳体螺丝帽,以便检查叶轮蜗杆是否有问题。可是水泵壳体的固定螺丝大小,抽水器的位置又较黑暗,不戴老花眼就看不清螺丝的开口部位。没办法,我只能到屋里拿来我平时戴的老花镜,才顺利地修理好抽水电机。

修完后一试用,水泵上水。我赶忙把眼镜往额头上一推,擦了一把汗,扯起细软的橡胶水管,从院墙下方的滴水阳沟里,通到院外的小菜园,先用有点浑浊的水浇菜畦里的黄瓜和豆角,等水清澈了再往太阳能热水器里上水。

几十分钟的忙碌,热得我满头大汗,我便不时地挥起胳膊用手拭去额头的汗水。不经意间就把眼镜给弄丢了,怎么找也没找到。那可是我花了好几百块钱,在眼镜店里专门配置的一副上好眼镜。我心疼得不得了,从那以后就成了睁眼瞎,一段时间没能看书,我懊恼不已。

当天晚上,与妻子视频的时候,我把丢眼镜的事告诉了妻子,她说你就好忘事,丢就丢了吧,抽空再去眼镜店配一副就是。后来,我就渐渐地把这事儿忘了。

几个月过去了,今天早晨听说今晚温度要降到2度,我便登着梯子在小菜园里摘爬到庭墙上的四角梅豆,摘下后往放在地上的小塑料框里扔,有的就扔到了框外,摘完后我便弓着腰在地面上捡拾框外的四角梅。突然一点亮光晃了一下我的眼睛,在一株白菜苗一侧,有一只四角梅豆,它的旁边那不是一副眼镜么?对,是一副眼镜。我有些惊诧,这不就是我丢失的眼镜吗?它怎么会在这儿呢?

我捡起粘了泥污的眼镜细看,不错,是我花了好几百块钱,在眼镜店里配制的那副眼镜。我便急忙拿回家里,用清水冲洗,然后又用餐巾纸沾上高度白酒擦拭,擦干净后戴眼睛上一看,手机里的字清晰可辨,我心里异常高兴,没等到晚上,我又把这喜讯传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城里。

视频上幼儿园的外孙乐得咯咯直笑,他对我说:“姥爷,我种的眼镜发芽了,长大了,你不用再戴眼镜了。”

我莫名其妙。没等我问,视频里的外孙就乐不可支地把他种眼镜的故事讲给我听。

原来呀,国庆节的时候外孙跟她姥姥回来,我们到小菜园里栽白菜,外孙也拿了把小铲子,在小菜园里靠近屋墙的地方挖小坑玩,他见我们栽白菜,就把自己在墙根处捡到一副沾有泥污的眼镜埋在了土里,还给他姥姥说:“姥爷的眼镜丢了,我就把它种上,等长出来给姥爷戴。”可是忙碌的我们都没在意,致使那副眼镜落荒沉寂,蒙难受屈。他姥姥听了笑得前仰后合,眼睛里都滴出了泪水。

外孙说:“我没有砸坏脏眼镜,要不它怎么能发芽长出来呢。”

听到外孙的一番话,眼镜又失而复得,重见光明,我和他姥姥都开心地笑了。

越峰村赋

贾庆斌

越峰山区,位于邹鲁之东,方圆五十里,山岭绵延,沟壑纵横,花岗石嶙峋,杂树丛生。越峰耸立,气势磅礴,壮丽风景。山巅放眼,东连沂蒙,南望抱犊岗,北瞰蓝陵城,西傍沂水,对峙蓬青。故明、清《滕县志》云:“自莲青山东逾沂河,卓然独秀者为越峰”。

遥想600年前,荒山野岭,人迹罕至,道路不通;鸟栖树丛,兽居石缝,故人称此地“老猫洞”。明代洪武年间,先民为躲避战乱,携妻带子,担筐捉篓,千里迢迢,隐避山里,定居越峰。依山兴家,就地取材,割草伐木,

砌石造屋,垒墙为庭。小小村落,袅袅升起暖暖炊烟;夜幕降临,丝丝油灯,照亮石屋窗棂。群居山里的“老猫洞”人,力本务农,靠山吃山,日出而作日入而息,生活简朴,刀耕火种。农闲,男子惯于狩猎,女子纺织家中,生活自给自足,苦在其中,乐在其中。岁月悠悠,巍巍越峰山下,三处村落,渐次形成。鸡犬相闻,阡陌交通,山花开满仄仄路;石墙草舍,高低错落,绿树山石掩映。鹅鸭清塘戏水,牛羊河畔啃青。学堂诵读,之乎者也,琅琅有声;越峰寺里,晨钟暮鼓,袅袅

紫萦。

公元一九八二年,改革开放春潮涌。村庄易名“越峰”,古村焕发新生命。公路盘旋如飘带,云游青山赏风景。春到越峰花似海,夏秋果实漫山红。花生地瓜成特产,山地年年好收成。夏雨沥沥,山溪流水草茂盛;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,牧歌里牧业兴起。登高望远,满目乡愁,尽在越峰。三市鼎足在山巅,一座界碑三面风——临沂、枣庄和济宁。世事沧桑,越峰古村今犹在;绿树山石丛中,院落还是那些院落,古井只是多了

凉亭。小沟悠悠村前过,碧水芳草皆旧景。长桥曲径石板路,沿河上溯游越峰。越峰山前“忠魂谷”,雕塑林立,遍布士兵,战争场面,栩栩如生。忆往事,鲁南军区警卫20团,遭遇敌军重兵,血战突围,壮烈牺牲。烈士忠魂,长眠越峰。

美哉,越峰!蓝陵青山,藏秀蕴灵。古村奇葩,越峰一枝,今逢盛世,异彩纷呈;千年农耕,灿烂文化,万古长青!

作于农历辛丑年重阳节



渔获 郑金仔 摄影

霜降

(外一首)

张春生

月光抵达故乡
露水在今夜白了

与深秋对饮
品味菊花的婉约

挥手秋天
中年的霜凝在两鬓

芦苇的头白了
寒风里吟哦一首小诗

霜降日,爱的针线
缝补遥远的乡思

牧羊老人

一支鞭子握在怀中
如同怀抱节枝的苏武
夕阳洒下金粉
羊在草间行走
晚风吹散村庄的历史
残留一片沧桑
栖在岁月揉皱的脸上
那些散养的羊们
用叫声吟唱大地的歌谣

唱鼓词的贾凫西

孙继泉

释闷怀,破岑寂,只照着热闹处说来。十字街坊,几下捶皮千古快;八仙桌上,一声醒木万人惊。雷破混沌作两间,五行生克苦参禅。兔走乌飞催短景,龙争虎斗要长拳。生下都从忙里老,死前谁会把心宽!一脸填满荆棘刺,两肩挑起乱石山。试看那汉唐唐寝荒草,楚殿吴宫起暮烟。倒不如淡饭粗茶茅屋下,和风冷露一蒲团。

……

——《木皮散客鼓词》

清朝初年,兖州街头,人们经常可以

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,手持鼓板,一边敲打,一边大声吟唱他自编自创的鼓词。他唱的是那么投入,那么动情,丝毫不避讳自己感情的流露,丝毫不顾忌世人的褒贬和评说。

他就是当地闻名的贾凫西,一个两度辞官的读书人。

贾凫西,名应龙,字思退,凫西是其号。明末万历17年(1589年)生于山东曲阜泗水边上的泗上庄。清初康熙14年(1675年)卒于山东兖州城西牛王庄。贾凫西出身于书香门第,少年时专心读书,立志科考,后以贡生资格到河北易州任副职。这时,他已经48岁了。两年后,贾凫西任固安县令。崇祯14年(1641年)贾凫西进京任户部主事。可以说,这次是对他的重用。然而,在此任上尚不到一年,他就彻底厌恶了官场腐败,加之他的高傲难免会

使一些权贵对他进行排挤和施压。他一气之下便告病归乡了。这年,他53岁,前前后后在明末宦海沉浮了六七年。两年之后,明朝灭亡。接着,清世祖在北京即位,是为顺治帝。贾凫西和其他大明遗民一样,避居乡里,我行我素,拒绝与新朝合作,并与好友密谋反清复明。不料,贾凫西退居乡间却不得消停,当地曲阜县尉眼看人低,时不时地对贾凫西嘲弄一番,要挟一番,令贾凫西好生气愤。赶巧,清朝统治者这会儿正大量吸收汉族读书人“参加工作”,动员明朝旧臣复职。贾凫西一气之下,赶到京城补了旧职,任刑部郎中。旋即,他受命到福建汀州一带巡视,路过曲阜,找个理由,将那个霸道的县尉当场捉住,痛打一顿,杀了他的气焰。贾凫西出了这口恶气,又生离意,在刑部干了不到一年的他又提出了辞呈。但是,他的请求

没有得到应允。他又找到自己的“顶头上司”,自己陈述自己的诸多“过错”,比如“吾说稗词,废政务,此一事可以释西伯,何患无辞也?”上司见他此心已决,“果以是免。”就成全了他。

这次从京城回到故里,贾凫西彻底地解放了,彻底地释然了。他如鱼回到了深泽,如飞鸟回到了晴空。他埋头进行自己构思已久的鼓词创作,并走上街头,昂首诵唱:

忠臣孝子是冤家,
杀人放火享荣华。
太仓里的老鼠吃的撑撑饱,
老牛耕地死后倒把皮来剥!
河里的游鱼犯下什么罪?
刮净鲜鳞还嫌刺扎。
那老虎前生修下几般福?
生嚼人肉不怕塞牙。

野鸡兔子不敢惹祸,
刺成肉酱还加上葱花。
古剑杀人还称至宝,
垫脚的草鞋丢在山洼。
……

——《木皮散客鼓词》

就这样,贾凫西“木皮随身,逢场作戏。身有穷达,木皮一致。行年八十,笑骂不倦。”晚年,因伴狂不羁,不容于乡党,遂移家滋阳,闭门著书,后以病卒。也许是贾凫西心无遮拦,活得洒脱自如,他活了八十多岁,在当时可谓高寿了。

贾凫西死后,葬于兖州城西牛王庄南,并立有墓碑及石马石羊等。《滋阳县志》载:“贾郎公墓,在城西牛王村,明刑部郎中贾应龙葬此。”贾凫西及碑刻毁于文革。近年,兖州市文化局在原址重新建墓碑,碑文:明末清初曲艺泰斗贾凫西长眠

于此。在人们的心目中,贾凫西由一位官员转变为了一位艺术家。此墓碑及碑刻已公布为济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唱鼓词的贾凫西不仅著有长篇鼓词《历代史略鼓词》,而且有杂著《澹圃恒言》、诗集《澹圃诗草》、诗论《诗纲》和长篇小说《醒世姻缘传》(据学者徐复岭考证,此书作者西周生即贾凫西)。可见,贾凫西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、一个作家,为官经历只是生活的需要,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,曲折的阅历也使他打开了思路,开阔了眼界,提升了认识问题的高度。

